

聖女大德蘭暨《全德之路》幕後花絮

加爾默羅聖衣會修女¹

引 言

老實說，通常所謂的名著，並非人人一看就懂，可是，也不能說人人都看不懂；畢竟，名著之為名著，絕非空穴來風。像《全德之路》這樣的一部名著，透過適度的引介，突破時空的軌跡，可提升讀者的興趣，也能開拓讀者的心靈。柯文諾神父的導論寫得很好，條理明晰，是相當有深度的學術論文，極有助於讀者了解本書的背景和旨趣。然而，不認識天主教，也不知道隱修院的讀者，似乎還需要多一點的解說，尤其是自覺什麼都看不懂的人，正是本文的最佳對象。為此，本文副題名為捕風捉影，乃是捕捉風風影影，幫助讀者輕鬆地得到一些對聖女大德蘭及其著《全德之路》一些粗淺的概念。

聖女大德蘭約在 50 至 52 歲寫《全德之路》，我們來假設一下，有個年輕又活潑的電視女記者訪問大德蘭：

捕風捉影

·女記者：德蘭姆姆，請問您為什麼寫《全德之路》？

¹ 本文由加爾默羅聖衣會台灣芎林隱院的修女執筆。1954 年加爾默羅會來台建立會院，目前有兩座女隱修院，分別在新竹芎林和台北深坑。

- 大德蘭：因為我的修女們整天吵我，要我教她們祈禱，我沒有答應。她們不但不罷休，還去折磨道明·巴泉斯神父，非要他下令讓我寫不可，表面上，我是服從神師的命令，其實是順服修女的請求。
- 女記者：可是，不久前，您不是寫了一本 La Vida 嗎？
- 大德蘭：喔！妳說那本書啊！是神師要我寫的神修報告，神師們搞不懂我的祈禱經驗，硬是要我寫出來。其實這書並沒有書名，有人說是《自傳》，也有人說是《生命史》，或《生命書》，對我而言，這只是神修報告，服從神師的命令寫的。寫了幾遍才真的完稿，由於道明會神學家賈熙亞神父的極力鼓勵，要我寫出建立聖若瑟隱修院的經過及我的祈禱。為了順服他的指示，我增加許多篇幅，詳述若瑟隱院奇蹟般的創立經過，同時也加上我對祈禱的經驗談。所以這真是一本超豐富的神修報告書，除了述說我的家庭、童年、聖召、悔改、神祕恩寵，還有革新修會，及以四種水做比喻的祈禱論。
- 女記者：德蘭姆姆，對不起，恕我直言，那您把這本書給修女們看，不就結了嗎？何必再費事寫《全德之路》呢？
- 大德蘭：說得真好！我也是這麼想的！可是我的神師不許可這事。我是個爽直的人，雖然報告中不提人名，難免牽涉不少私人的事情，尤其是我的神祕經驗，毫不隱瞞地和盤托出，神父不想惹麻煩，恐怕宗教裁判所會來查詢。另一方面，神父又受不了修女們碎碎念，只得命令我重寫一本書給修女們。
- 女記者：原來如此，聽說今年（1567），在梅地納又有了第二

座革新女隱院，真的嗎？

- 大德蘭：沒錯！在天主聖愛的催迫和引導下，五年前，第一座革新的加爾默羅女隱修院，終於建立起來，就是亞味拉的聖若瑟隱修院，經過許多的艱辛，隱修院穩定地成長，聖召日增，民眾從反對到支持，又得到總會長魯柏神父的讚許，鼓勵我建立更多的革新女隱修院，甚至批准建立兩座革新的男會院。今年五月得到總會長授權，八月，梅地納的隱修院隨即建立，明年還會建立兩座女隱修院。九月時，我在梅地納，會見了一位個子很小很小的會士，他名叫若望，是剛剛祝聖的年輕神父，他熱心、克苦、又很有聖德，極度嚮往默觀生活，甚至想轉到最嚴格的加杜仙會，隱居到深山裡。他已答應我的邀請，將要加入革新的行列。等他完成撒拉曼加大學的學業，預定明年會有革新的男會院。
- 女記者：姆姆！能不能請您談談，什麼是加爾默羅革新的隱修會？
- 大德蘭：這就說來話長了。加爾默羅會是個古老又神祕的修會，起源於中東，就是距離納匝肋不遠的海法那裡，有座青蔥美麗的加爾默羅山，面向地中海，自古以來就是個隱修的聖山。早在厄里亞先知時代，已有先知在此居住，世世代代以來，師徒相傳。耶穌受難、死而復活、升天之後，聖神降臨於耶路撒冷，伯多祿充滿聖神，開始宣講主耶穌是天主子，受洗歸化的就有好幾千人，當中也有加爾默羅山的先知。傳說，聖母曾帶著小耶穌拜訪過山上的隱士，可能是這個緣故，

這些隱士從一開始就特別敬愛聖母，自稱是加爾默羅山聖母的兄弟。到了十字軍東征時，大批人潮湧入聖地，許多軍人愛上了加爾默羅山隱修生活，不願回來歐洲，就地加入隱修團體，加爾默羅會規就是在那時寫成的，我們的革新，就是回到原初會規的精神。

- 女記者：原來是這樣，現在加爾默羅山的隱修士還在嗎？
- 大德蘭：早已不在了。十字軍失敗，穆斯林殺死所有留守在加爾默羅山的隱修士。部分返回歐洲的會士，重新建立修會。修會離開加爾默羅山，又遭逢流行的黑死病，加爾默羅會士以必須獻身於更活動的生活為藉口，要求在退隱斗室、守齋和戒食肉類方面放寬規矩。於是，1431年，教宗批准了緩和的會規。而我們革新的加爾默羅會所奉行的，是在加爾默羅山上的原初會規，不是1431年比較不嚴格的會規。
- 女記者：聽您這麼解釋，我似乎懂了，但卻引發更多的問題。第一，說了半天，您沒提到創立加爾默羅會的會祖。每個修會都有自己的開創會祖，例如才成立不久的耶穌會，我們都知道，是羅耀拉的依納爵開創的；道明會是聖道明；方濟會是聖方濟。您的會祖是誰？第二個問題是，根據您所說的，過去您在的降生隱修院，遵守緩和的加爾默羅會規，現在遵守的是原初的加爾默羅會規，這有什麼不同啊？
- 大德蘭：妳真是聰明，又會問問題，讓我逐一回答妳的不解。第一，加爾默羅會的確和別的修會不同，這個神祕的修會，彷彿是天主自己創立的一般，自然形成。一群已有固定生活

形式的隱修團體，在地中海畔的美麗山谷，一代又一代，傳承下來，直到十三世紀才有可考的正式文獻。當時的耶路撒冷宗主教，很疼愛加爾默羅山上的隱修士，經常去探望他們，因勃洛加院長的請求，以傳承的生活方式為藍本，為我們制定會規，並得到教宗的批准。會規一開始就提及厄里亞水泉旁的諸位隱修士，影射修會的起源充滿厄里亞的影響……

- 女記者：姆姆！等等，誰是厄里亞？剛才您說厄里亞先知時代，現在又提到他，這個人很特別，能不能先介紹一下？
- 大德蘭：他可是舊約聖經中最大的先知，他在加爾默羅山上熱切祈禱，為天主的光榮憂心如焚，常不斷生活在天主面前。他的事蹟詳記在《列王紀上》十八、十九章。耶穌在大博爾山顯聖容時，同時出現兩位舊約的大人物：梅瑟代表法律，厄里亞則代表先知。本會承認厄里亞是修會精神的靈感根源，就是說，在獨居中獻身於默觀。厄里亞完成使命後，被接升天，留下一派師徒相傳的精神弟子，他們居住所在地的水泉，自然地叫做厄里亞水泉。
- 女記者：這樣我就明白了，難怪您說「厄里亞水泉旁的諸位隱修士」，這豈不就是承認厄里亞是會祖了嗎？
- 大德蘭：要這麼說也無妨，事實上，我們向來尊他為修會的聖父。但無論如何，說他是加爾默羅會的創會者，對現代的人來說，缺乏歷史證據，加上他到底是舊約時代的人，教會很難將他列為創會者。總之，加爾默羅會是個古老而神祕的修會，等到人們發現時，他已存在很久很久了，說是天主親

自創立，為光榮童貞聖母瑪利亞，倒也無不可。

- 女記者：關於創會會祖的問題，我懂了。另一個問題您還記得嗎？我希望您談談，降生隱修院和聖若瑟隱修院有什麼不一樣？就是說，革新和沒有革新之間的差別。
- 大德蘭：嗯！回答這個問題，三言兩語是不成的，我想到哪，就說到哪好了。講起話來，天馬行空，不著邊際，這正是我的專長，這樣，我也比較自在些，希望你不會介意。
- 女記者：當然不會！姆姆！您儘管暢談，請放心，您的粉絲很多，我們會給您足夠的時間。
- 大德蘭：好極！那我就不客氣了！我 21 歲時，不顧父親的反對，勸服我的好哥哥，偷偷離家，他去道明會修道，我則進入加爾默羅會降生隱修院。當然是他先把我安全送到隱修院，他再去入會。我的哥哥是男生，父親極力反對，道明會不敢收留他，結果還是回家。至於我，一入了會立刻穿上會衣，我的爸爸只得接受，還給了我一筆豐富的入會金，使我在隱院內有比較舒適的住處。為什麼我選擇加爾默羅會呢？說穿了，是因為那裡有我的好朋友華納，我覺得能和好友一起修道是很棒的事。我就是這麼走極端，連在這麼要緊的事上，也如此不可救藥。創立改革的聖若瑟隱院，絕不是因為我不喜歡這個修院，相反的，我很喜歡那裡的舒適。

我剛剛說了，父親給了我一筆不薄的入會金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請聽我慢慢解說。降生隱修院內有將近二百位修女，如果加上隨侍的奴僕，算一算就是不下二百餘人。修道

還有隨侍的奴僕嗎？是的，在我們的時代，社會階級很明顯，貴族小姐入會，同時帶來一群服侍人員。我不算是貴族，但家境還不賴，老爸給的入會金，足夠讓我購置很好的住處，除了有我休息的臥室，還有小小的祈禱室，及小客廳接待親友訪客。

入會後的我，過著很平凡的修道生活，雖也努力祈禱，但成效不大。差不多到了四十歲左右，天主的恩寵顯著又持續增加，我清楚體驗到耶穌不斷和我在一起，祂就在我的身邊。我很害怕，心想，不久前才聽說宗教法庭判決某某人，到處都不准我們女人祈禱，說我們會走火入魔。所以，我不斷地向有神修的人求助，有個耶穌會的年輕神父，竟然要我不斷劃聖號、灑聖水，最受不了的是，要我對著顯現的耶穌做出輕視的舉動。天哪！我真的受盡折磨！剛開始時，他們還一口咬定，我的恩寵是魔鬼的陷阱，嚇得我幾乎放棄祈禱，還大哭一場。不過，天主對待誠心尋求祂的人是信實的，我也得到真有聖德和祈禱經驗者的肯定和安慰。

- 女記者：德蘭姆姆，對不起，我得打個岔，我好想知道您說「天主的恩寵顯著又持續增加」，是什麼意思？是不是可以講得具體一點，不要這麼輕描淡寫，可以嗎？
- 大德蘭：妳這位可愛的小姐腦袋轉得真快！我本想一語帶過，不要講這麼難表達的事，妳卻打破沙鍋問到底，還問沙鍋在哪裡！好吧！我願盡力讓妳了解，只要能多救幾個靈魂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
- 女記者：謝謝姆姆的大方和體諒！
- 大德蘭：正確地說，是在我 39 歲時，天主臨在我內的意識變得很活潑，就是說，我很容易進入收心狀態，這份臨在的恩寵強烈到我直覺耶穌就在我身邊，那麼確定。剛剛我說了，我開始害怕又焦急起來，不知道是不是魔鬼的把戲，要陷害我，讓我有這些不尋常的體驗。所有能求教的人我都找遍，他們的好心關懷給我不少折磨，但我不怪任何人，相反的，我感謝天主，因為經過這麼多辛苦的辨識，訓練我透徹神祕恩寵的運作，洞察許多深奧的事理。

剛才我說到，我也得到真有聖德和祈禱經驗者的肯定和安慰，就是說，也有神父給了我很好的指導，要我繼續做心禱，並默想基督的人性，我順服地做了，給了我很深的安慰。我 40 歲時，憂心忡忡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正好耶穌會的總會長神父視察路過，我得以向他辨告解。他真是個大聖人，很肯定地告訴我，是天主的聖神在我內工作，要我專注基督的苦難，不要抗拒祈禱中的出神經驗。其實，我愈抗拒，天主的恩寵並沒有因此減少，反倒增多。一路下來，我不斷得到主的恩典，41、42 歲時，我開始得到神見和神諭。隨著神恩的增多，我靈魂的歸化愈來愈徹底，對天主的愛直線上升。我開始有出神的經驗是在 43 歲。

到了 44 歲，我有個更不尋常的恩惠：有一天，當我熱切地渴望為天主效勞，嘆息自己不能多為天主做些什麼時，我看見靠近我的左邊，有位具有人形的天使，天使並不大，小

小的；他非常美，面容火紅，好似火焰，看起來好像是屬於最高品級的一位天使，彷彿整個都在燃燒的火中，顯得火光四溢。我看見在他的手中，有一支金質的鏢箭，矛頭好似有小小的火花。我覺得，這位天使好幾次把鏢箭插進我的心，插到我內心最深處。當他把箭拔出來的時候，我感到他把我內極深的部分也連同拔出；他使我整個地燃燒在天主的大愛中。這個痛苦之劇烈，使得我發出呻吟。這劇烈的痛苦帶給我至極的甜蜜，沒有什麼渴望能帶走靈魂，靈魂也不滿足於亞於天主的事物。這不是身體的痛苦，而是心靈的，雖然身體也分享一些，甚至分享很多。這個發生在靈魂和天主之間的愛的交換，如此甜蜜，我祈求天主，因祂的溫良慈善，也給那些認為我說謊的人嚐嚐這個愛。

- 女記者：哇！多麼不可思議！如果認為您說謊就可嚐一嚐，我很希望也能試試看，真的太神了！
- 大德蘭：是啊！巴不得人人都有這樣的神恩，就不會再有人不愛天主了。可是，小姐！妳也不要羨慕得太快，這樣的恩寵會向人索取很高的代價，就如聖保祿宗徒的大馬士革經驗，耶穌是怎麼說的，妳知道嗎？
- 女記者：當然知道！聖保祿可是我最愛的宗徒。耶穌說，這人是我揀選的，我要指示他，為我的名字該受多麼大的苦，對不對？
- 大德蘭：一百分！天主給人恩寵，同時也給人為祂受苦的渴望，我真的可以肯定：To love is to suffer。噢！我們扯到哪？

讓我們言歸正傳，繼續我的解說。

天主的恩寵持續增多又加深，真正的改革是從我自己開始的，我向天主許願，永遠遵循更成全的道路，決心定志，盡力完善地守好會規。然而，降生隱修院的氛圍不太理想，無法度更成全的生活方式。大約在七年前的九月時，我的斗室聚集了一群人，其中多半是同會的修女，也有幾位是我的親友。因為我的人緣超好，她們很喜歡來找我，這樣的相聚是常有的事。我們聊著聊著，談到沙漠中的聖人，這時，我堂兄的女兒，24 歲的瑪利亞·包迪思塔說：「既然我們不能到沙漠去，我們可建立一個有少數修女的小隱院，大家團結一起做補贖。」

她的話讓我動心不已，我開始和我的貴婦友伴談這件事，她也有相同的渴望。不過，她搶先一步，立刻著手計劃，推動這事，答應要供給新修院定期的收入。至於在降生隱修院中的我，自覺十分滿足，所住的斗室，很投合我的喜好，所以我並不熱衷這事。雖然如此，我們同意熱心向天主祈求此事。

有一天，在領聖體之後，耶穌熱切地命令我，以我的全力，致力於這座新修院，祂做了很大的承諾，這座修院會建立起來，祂會在其中大受崇奉。祂說應取名為聖若瑟，因為這位聖人要看守一邊的門，聖母則守護另一邊，祂會留在我們當中，這修院將是一顆燦爛輝煌的閃亮明星。耶穌常回來對我談及新修院，向我提出許多清楚的理由和道理，使我看

到這是祂的旨意。

接下來，可想而知，一大堆麻煩事臨身，信賴主耶穌的帶領，我誠心願意為祂粉身碎骨，受盡折磨。1562年8月24日，革新的加爾默羅會聖若瑟隱修院，隨著彌撒鐘聲的敲響，正式建立。次年約在3月時，我才得到許可，從降生隱修院轉入聖若瑟隱修院。現在，可是我回答妳問題的時候了。

- 女記者：德蘭姆姆！您的故事好精彩！愈聽愈入迷，差點忘記剛剛問了什麼問題，對了！我問的是，革新隱院和非革新隱院有什麼不同？
- 大德蘭：妳的神情那麼著迷，惹得我話匣子關不起來。不過，電視節目的時間很有限，恐怕會講不完呢！
- 女記者：德蘭姆姆！請放心！這點讓我來處理，除了現場轉播，我預備製作專輯。姆姆的粉絲之多，是您無法想像的。
- 大德蘭：什麼粉絲不粉絲的，我只盼望有更多人碰觸到天主的愛，即使是為救一個靈魂，我也情願千死萬死，何況這只不過為祂作見證……還是閒話少說，不然，真的會沒完沒了。

我住進聖若瑟隱修院，那年48歲，屈指算算，之前在降生隱修院已度過27個年頭。我說過，我喜愛那裡的舒適，並非那裡不好，我不喜歡，所以要改革。而是另一個更深的召喚推動我，新成立的隱修院是個小小的團體，這樣，可以守好原初的加爾默羅會規，度更加完整而徹底的隱修生活，成為名實相符的獨居隱士。我們女人家不適宜到沙漠去隱修，新隱院的嚴格禁地，不許外人進出，也不許修女隨意外出，

創造出寧靜和遠避世俗的氛圍，容易隨時隨地收心斂神，保有純潔明淨的心神。

說到這裡，我覺得這樣說，好像不容易讓人了解，讓我換個方式來說好了。從外表看來，降生隱院的人數超多，來者不拒，照單全收。結果，貴族、富家千金備受優待，貧窮的修女，甚至三餐不繼，連鞋也買不起，頂多只能住在窄小的宿舍。人數過多，修院無法照顧周全，這麼大的團體，若要維持，往往需要許多恩人的支持，也因此造成訪客不絕，我常常被請到會客室接待貴賓，對於這個情況，我瞭若指掌，再清楚不過了。而新的隱院嚴格限制人數，我原來只要 12 位修女，加上一位院長，正好是耶穌的團體。幾年的經驗下來，我們發現 21 位修女是最理想的。少少的人數，人人真心相愛，在深濃的友愛和寧靜中，人人平等，一起用餐、祈禱、誦經、散心和操作，這是一個真正基督徒的團體。

回顧這幾年的隱修生活，看到天主如何特別助祐我，創始這個小角落時，我常感到驚訝。我相信，這確是天主的小角落，是深得天主歡心的居處，正如某次祈禱時，耶穌告訴我說，這修院是祂所喜悅的樂園。天主揀選了這些靈魂，帶領她們來到這裏，實現此一充滿克苦、神貧和祈禱的計畫。接受這生活，她們這麼喜樂又滿足，而且覺得不配來到此地，特別是有些人，主從許多世俗的虛榮和浮華中召叫她們，她們本來可以在世俗中滿足地隨波逐流。但在這裏，天主如此地增多她們的滿足，她們清楚瞭解，捨棄世俗的一個滿足，

天主賜予百倍的滿足。這些小姐慷慨地捨棄世俗，如今在隱修院內，所得到的靈性滿足是不可言喻的。我真的能說，如果在這世上能有天堂，那麼，這修院就是天堂。凡以取悅天主為樂，且又不在于乎悅樂自己的人，這裏的生活對她是快樂幸福的。

- 女記者：好酷！真是叫人心動，世上竟然有這麼美好的聖召，成為加爾默羅獨居隱士！德蘭姆姆，現在我們的訪談必須暫時告一段落，非常謝謝您精彩的解說，我們會再安排時間來訪問您。謝謝大家的收看！

後記

趁著錄影人員正忙著收拾道具，女記者纏著大德蘭，悄悄對她說：「德蘭姆姆！這些年來，我一直探索生命的意義，我的兄弟都到新大陸去了，他們只想發大財。我雖然聰明能幹，事業有成，內心仍然是空虛的，您的一番話點醒了我，也引發我跟隨主耶穌的強烈決心，不知道姆姆肯不肯幫助我，指示我如何追隨祂？」

大德蘭定睛注視眼前可愛的女記者，她活潑、聰明、能幹、美麗，她認真的口吻，更使大德蘭聯想起已在隱院內的幾位修女，「嗯！我的修女們不都是如此嗎？」大德蘭會意地笑了，向她點點頭說：「明天如果有時間可來找我，我們的會客時間是早上九點至十一點，下午三點至四點半，我們明天見，天主保佑！」說完這話，德蘭姆姆輕輕關閉鐵格窗的簾幕。